

集劇戲哀里莫

子才女的笑可

譯吾健李

店素明關



J. B. Poquelin Moliere. f.

莫里哀像及其簽字，此像相傳為莫里哀
友人米雅 (Pierre Mignard) 所繪



集劇戲裏里

可笑的才子

譯 吾健李

行 部 店 書 明 經



3 0543 9231 5

總序

莫里哀在中國始終沒有一部比較完全的譯本，可惜我這裏譯了長短十七齣他的喜劇傑作，仍然算不得全集。他寫了約模三十來齣戲，可以確定他的有三十一齣，另外傳到後世的還有一些短詩，但是我僅僅選出十七齣戲介紹給我的同代的中國讀者。我必須請求敬愛莫氏的人們原宥，因為時間固然有限，我深深感到興會的，不曠讀者，也就是這十七齣戲。我不願意過分勉強自己，或許將來有一天我一高興，全補齊了也難說，不過眼前至少我還沒有那種企圖。

我聲明我對不住偉大的莫里哀，法蘭西的國寶，人類在喜劇方面最高的造詣。無論如何，以我的淺妄，居然有十七齣戲——而且全是他的傑作，幫他在中國讀者面前出現，他應當寬恕我的唐突。我分成上下兩輯，並不是依照年月的先後，而是依照工具的運用，散文語言的歸在一起，詩語言的又歸在一起。

假如我翻譯絲毫不能夠傳達（莫衷乎其難）他的風格或者神韻，至少我希望分類可以加強中國讀者的體會。翻譯莫里哀的困難，就我所知道，英國人最明白，我相信中國人看過我的拙劣的譯文，一定也會同樣明白：最偉大的製作最跨越時代和疆域，同時也最難譯成另一種語言，形式和內容是一種結晶性的凝定，拆散等於毀壞。

曹禺兄再三勸我從事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懷疑我的才能，他運轉他如簧的巧舌，恭維（有誰不沈醉於恭維的）而又說服了我。他的理由我不必重複，因為那是我們二人之間一件私事，我說了出來就近乎無恥。朋友們如西諦、巴金、鍾書、靳以、麟瑞、西禾、佛西、克家、佐臨、辛笛、唐殷、吳天諸兄，聽說我埋頭翻譯莫里哀，都經常表示關切。至於開明書店同人，如聖陶、調孚、均正諸兄，以及爲我校對的幾位先生，我以最大的誠意感謝他們的熱衷與合作。

譯者。

莫里哀劇作年表

- 一六二二年 一月十五日，約翰·巴浦地斯特·包克蘭 (Jean-Baptiste Poquelin) 生於巴黎，王家庶商約翰·包克蘭 (Jean Poquelin) 和瑪麗·克勒賽 (Marie Cressé) 的長子。
- 一六三二年 五月，母死。
- 一六四二年 攻讀法律，卒業。
- 一六四三年 認識女演員瑪德蘭·拜雅耳 (Madeleine Béjart)，改名莫里哀 (Molière)，參加劇團，擔任團長。
- 一六四五年 劇團營業失敗，負債入獄。出獄後，借劇團赴外省演劇。
- 一六五五年 撈相公 (L'Étourdi) 在路易 (Lyon) 公演。
- 一六五六年 情怨 (Le Tépit Amoureux) 在拜日耶 (Beziers) 公演。

一六五八年 回到巴黎。十月二十四日，以「親王劇團」(Troupe de Monsieur) 名義，首次入宮獻演。

一六五九年 十一月十八日可笑的女才子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散文) 公演。

一六六〇年 斯嘎納賴勒 (Sganarelle) (詩) 公演。

一六六一 年 噶爾席 (Don Garcie de Navarre) 公演，失敗。丈夫學堂 (L'École des Maris) (詩) 公演。不識相 (Le Fâcheux) (詩) 公演。

一六六二年 二月二十日，娶女演員阿爾芒德·拜雅耳 (Armande Béjart) (瑪德蘭的妹妹或者女兒) 為妻。十二月二十六日，夫人學堂 (L'École des Femmes) (詩) 公演。

一六六三年 夫人學堂的批評 (Critique de L'École des Femmes) (散文) 公演。凡爾塞即興 (L'Improvvisu de Versailles) (散文) 公演。

一六六四年 逼婚 (Le Mariage Forcé) 公演。艾莉德公主 (La Princesse

Phélie) 公演。達都夫 (Tartuffe) (三幕) 被禁。

一六六五年

黨·璜 (Don Juan) (散文) 公演。路易十四特許以「國王劇團」(Troupe du Roi) 名義演出。醫生的愛 (L'Amour médecin) 公演。

一六六六年

忿世嫉俗 (Le Misanthrope) (詩) 公演。屈打成醫 (Le Médecin Malgré Lui) (散文) 公演。麥莉賽耳特 (Méliserte) 公演。

一六六七年

滑稽牧歌 (Pastorale Comique) 公演。西西利人 (Le Sicilien) 公演。

一六六八年

昂分垂永 (Amphitryon) 公演。喬治·黨丹 (George Dandin) (散文) 公演。吝嗇鬼 (L'Avare) (散文) 公演。

一六六九年

二月五日，達都夫 (詩，五幕) 解禁，公演。二月二十五日，父死。德·浦叟雅克先生 (Monsieur de Pourceaugnac) (散文) 公演。

一六七〇年 關憐人 (Les Amants Magnifiques) 公演。向貴人看齊。Le Bour-

geois Gentilhomme) (散文) 公演。

一六七一年 浦西色 (Psyche) 公演。斯略班的詭計 (Les Fourberies de Sea-

pin) 公演。艾斯喀耳巴雅斯伯爵夫人 (Comtesse d'Ardenne)

公演。

一六七二年 瑪德蘭死。女學者 (Les Femmes Savantes) (詩) 公演。

一六七三年 二月十日，沒病找病 (Le Malade Imaginaire) (散文) 公演。

二月十七日，演劇時，咳破血管，返寓即死。

附記：散文劇，長短八齣，收入中譯上輯；詩劇，長短七齣，另有散文短劇二齣，收入英學的註

評與凡爾塞即興，收入中譯下輯。註明詩或散文者，譯；未註明者，不譯。

譯者。

序

一六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可笑的女才子 (*Les Precieuses Ridicules*) 正式和牠的時代見面，一齣笑劇 (*farce*)，而且獨幕，但是演出的效果和諷刺的力量，新鮮活潑，集中深厚，一下子就把時代克服，帶着牠往前跨越一步，朝着一個永生的青春方向走了下去。法蘭西文學史從這一天起翻了一頁，世界戲劇史從這一天起在喜劇方面有了更光榮的記錄，希臘的阿萬斯陶芬尼斯 (*Aristophanes*) 不得稱雄於前，莫里哀帶着他的劇團在外省流浪了將近十三年，一六五八年回到巴黎，如今終於以一次空前的營業成績站牢了，站牢了爲的開始一個豐滿的持久的收穫，大量把他的更大的傑作貢獻給全人類。

就莫氏自己來看，在寫可笑的女才子以前，他一直拿有定型的意大利喜劇和流行的情節喜劇做藍本，胡鬧，不近人情，動作繁多，討好大眾，然而缺乏

雋永的意義。流浪生涯把經驗給他，廣大的土地開擴他的胸襟，衆多的接觸加深他的認識，外省觀衆不會對他有過特殊的要求，他拿傳統逗他們簡單的心靈哄堂大笑。但是，他向他們學到了許多，最重要的是：健康和獨立的自由精神在曠野之中壯大起來，然後他回到巴黎，站在廟堂文學的門限，感到空氣的窒塞，開始以正常人生的觀點鞭撻腐惡虛偽。他懂得什麼是喜劇，牠的第一個效果是要牠的觀衆笑得開心，才學和經驗在這方面給夠了他，他不必爲技巧發愁；他爲自己另添一個新使命，要觀衆笑，但是要笑得有意義，最有意義莫過於讓他們體味自己或者自己一羣中的言行是非：作品本身是藝術，用意卻爲服務。莫氏放棄傳統的定型人物和機械的劇情進展，拿實在生活和風俗做爲他的描繪的範本，他不用到太遠的地方尋找材料，眼邊文壇先有惡劣風氣給他，可笑的女才子出世了，一次他跳入人海，終其身和風險搏鬥。

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要堅固，爲了獲取長久的生命，假如更能生逢其時，一方面斬除荆棘，一方面開闢道路，破壞和建設同時在牠的出現完成，劃時代

的使命猶如錦上添花，形成號召的基礎。塞萬提斯（Cervantes）曾經在十七世紀初葉留下一個顯赫的先例，爲了掃蕩武士小說的遺毒，他創造一個醉心於武士小說的人物，放在現實的環境，顯出他的不倫不類，不宜生存。武士小說就這樣讓黨·吉訶德的斷矛活活給送了終。遠在莫里哀之後，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作品風靡人心的時候，福樓拜（Flaubert）從鄉間選出一個農家女子，帶着不合理的宗教教育和更不合理的浪漫情緒，高不成，低不就，停在生活的表皮，最後拿性命殉難了事。包法利夫人就這樣顯身說法敲了浪漫主義的喪鐘。藝術作品並不直接攻擊，然而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筆之所至，金石俱裂。在世界文學史裏面，另外一個輝煌戰果，打擊文壇惡劣風氣的成就，輪到戲劇方面，就是莫氏正式和巴黎人士見面的創作，一份獻給時代的厚禮，菲薄的可笑的女才子。

但是，在最初，這羣女才子把任務挑在肩頭，正經從事，並不可笑。法蘭西從十五世紀跨到十七世紀，從中世紀跨到現代，從質野不文跨到文質彬彬，

無論在風俗和舉止上，無論在文字和語言上，不就像我們想像的那樣輕易。十六世紀做成中間的橋梁。單就文學表現來看，一方面充實字彙，儘量吸收外國文字，一方面整理字彙，刪穢留潔，去蕪存精，於是各不好害，而且相成相長，提高法文的質量，富裕和雅致同時有所成就，我們一方面看到粗壯如小說家辣布萊 (Laubalais)，另一方面看到工整如詩人馬萊爾布 (Mullerhebe)，分頭並進，促成十七世紀的燦爛收穫：喜劇方面如莫里哀，悲劇方面如辣辛 (Lacine)，同沾並潤，異葩齊放。這不是一個人可以一蹴而就的造詣，一種共同的心力，匯無數溪流，成爲浩蕩的江河，然後東西南北，聚做萬里汪洋的大海。這種似人爲而實自然的發展趨勢，拿中國的南北朝來看，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杜甫不是一個突然崛起的頂尖，他自己就曾經指出他的學詩的師承。無數心力匯聚成爲一個杜甫。心力在開始都是好的，但是時間久了，人事發生變化，服務的目的變成小我的消遣，工作成了遊戲，批評成了教條，一個有意義也起作用的運動也就流弊叢生，正因爲影響大，蔚成風氣，於是反動大，疾如

颯，響如雷，宇宙爲之易色。所謂女才子，原是一羣好心好意的文學改革家。莫里哀攻擊的不是運動，不是女才子，而是風氣，而是可笑的女才子，他在序文裏面恐怕誤會，特別加以申明：

「所以，真正的女才子，看見可笑的婦女把她們模仿壞了，儘可以不必要生氣。」

遠在一六一五年左右，朗布葉(Pambouillet)候爵夫人(一五八八年——一六六五年)，父親是法國駐羅馬的大使，母親是意大利的名門閨秀，自己受過高深的教育，對於法國宮庭生活的粗鄙和語言的質野感到不滿，退而招待若干志同道合的男女知友，在府邸著名的「藍室」(Chambre bleue)聚會：聞名於世的「沙龍」(salon)從這時候起開始有了傳統和生命。許多知名於時的人物，詩人，文人，小說家，書翰家以及上流婦女，出入侯府，把談話當做藝術；從研討追求趣味，避免庸俗和學究氣息，以移轉風俗與改進語言爲職志。他們認爲優異的，他們用一個字形容：precieux，沒有一點點惡意，正如字的

本義，中文可以譯做「名貴」，恭維他們的人們也用這個字來形容他們。主婦是中心，女性占有壓倒的優勢，敏感和細心是婦女天生性，「名貴」經年累月漸漸降為「高雅」，愛情成為談話分析的標的，有開是他們唯一的根據，形式和唯美成為立異的表示，內容越來越空虛，最後中文可以譯做「虛偽」，「文飾」，「矯揉造作」或者「裝腔作勢」，正如字的引申義所示。朗布萊夫人開了一個頭，「沙龍」多了，風氣散開了，不僅僅巴黎，如莫氏在戲裏說到的，外省同樣成為附庸風雅的世界。我們明白，等到時尚下鄉，京城不換花樣，一定也已到了尾聲。莫氏就在這時候回到巴黎。

朗布萊夫人的「藍室」不多年就關閉了，一位作客的小姐，女小說家斯居玳 (Sentry, 1607年——1701年) 另外也為自己來了一個「沙龍」，每星期六招待她的文藝朋友，研究感情 (sandre) 上的種種精緻問題。她另外有一個名子稱呼自己：莎菲 (Sapho)，正如朗布萊夫人，被大家稱做癩耳黛妮 (Arthénice)，也正如我們這齣滑稽戲裏的兩位可笑的女才子，亂為自己

取些不倫不類的稱謂。她的兩部長篇小說偉大的席呂斯 (Le Grand Cyrus) 和 克萊莉 (Clélie) 爲她爭到廣大的名聲，成爲無知少女的借鏡，莫氏用做兩位女才子的智慧寶庫和心靈泉源，指出這類向壁虛造的「理想」的嶮巖。但是莫氏譴責這羣以風雅自命的女才子，沒有一語牽涉私人，永遠是一般的，不像阿芮斯陶芬尼斯，愛好人身攻擊。此其「沙龍」的貴人們利用權勢禁演可笑的女才子，終於有所諒解，在兩個星期以後解禁。

但是，仔細讀過這齣笑劇，我們感到莫氏不截止於鞭撻頹廢的文學傾向，更且指出狂妄的貴族的愚昧，隱隱有助於這種惡劣傾向的發揚。我們單聽馬斯喀芮葉的誇口也就明白了：

「貴人是永遠什麼也不必學就知道。」

朗松 (Lanson) 斷定「馬斯喀芮葉是費嘉洛的祖先」，說實話，莫氏如若揚路易十四，對於他的臣子，從他回到巴黎以後，遇見笑罵的機會，在舞臺上輕易不肯放過。太簡單了，他已經看出他們走着沒落的道路，然而他們自己一

無所知，例如朗布葉夫人的小小的功蹟，臨了也被這些愚妄的貴人輕輕斷送。
可笑的女才子類似一面照妖鏡，貴人和他們的才情全在這裏現了形，如聖佩甫
 (Saint-Beuve) 所指出，莫里哀一舉而文風丕變。

莫氏飾馬斯喀茵葉。

① *Précieuse* 這個字，我們在戲裏面大都譯做「風雅」，用做劇名，我們又譯做「女才子」。
 「女名士」未嘗不可以用，經過考慮，還是放棄了。最難著筆的更是人物所用的特殊語言，
 讀者心細，應當明白譯文在模擬中國現時流行的某些文學語言。莫氏的風格在這齣戲裏面不
 就是人物的造詞造語，譯者同樣不把文學的虛榮放在譯文之中。

② 費嘉洛 (*Figaro*) 是十八世紀末葉大革命爆發以前最重要的喜劇人物，在「費嘉洛的結婚」
 (*Le Mariage de Figaro*) 的第五幕，有長段獨白攻擊當權的貴人。

原序

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就拿人家的東西付印，是一件怪事。我認爲沒有事情像這樣不公道的，我可以原諒其他一切暴行，也不要原諒這種行徑。

並非我要在這裏充做謙虛的作家，爲面子緣故，小看自己的喜劇。假如我責備全巴黎居然對一個胡鬧的克西也喝采，我可能就不巧把牠得罪了；因爲觀衆是這類作品唯一的裁判，我若是反對的話，在我未免無理取鬧。在可笑的女才子演出以前，假如我對牠的見解非常惡劣，既然有那麼多人一同說牠好話，我現在也應當相信牠值點兒什麼。大家感到的美好，有一大部分仰仗於動作和聲調，我認爲這些裝璜不必取消，我覺得演出的成就相當好，不必另作計較。我說，我決定就讓牠在燭光之下露面，不給人藉口引用那句諺語：我不要牠從布爾崩的劇院跳到王宮的畫廊。然而，我不能夠避免，我不幸看見書店有

一份偷去的稿本，並且以欺騙手段獲得法律的保障。我白嚷嚷：「噢，時代！噢，風俗！」人家對我講，我必須付印，或者控訴；頭一項已經不好了，末一項還要壞。那麼，只好聽命運擺布，答應一件非我同意不能夠做的事了。

我的上帝！印一本書就夠窘人的了，何況作者沒有經驗，第一次印書！假如我有時間也好了，我還可以仔細考慮考慮，猶如作家先生們，現在我是同行，在同一機會慣常採取的方式，我還可以小心在意。我很可以不管大人物願意不願意，借一位做我的作品的保護人，我很可以來一封花巧的獻書，試探他的器量，之外，我很可以用心寫一篇美麗淵博的序文，我有的的是書，也很可以供給我材料，說說人人對於悲劇喜劇的老生常談，字源，來源，定義以及其
他。

我也很可以說給我的朋友知道，他們舉薦我的戲，遠不至於就不幫我寫一首法文詩，或者拉丁文詩。我甚至於有朋友肯用希臘文恭維我；大家不會不明白，在一本書的前頭，一篇希臘文的頌詞有神妙的效驗。可是人家印我的東

西，就不給我閒暇檢點一番自己；說兩句關於這齣喜劇的主旨的話，表明一下我的用意，我連這種自由都沒有。我很想讓人家明白，牠無處不在真誠合理的諷刺的限制以內，應當嘲笑的是那些模仿的笨人，把最好的東西也攪亂壞了；那些對於最完美的東西的有缺欠的模仿，無時不是喜劇資料；也就是這同一理，真正的學者和真正的勇士還沒有存心嫌棄喜劇的醫生和隊長；同樣是裁判、貴人和帝王，看見隋勿蘭或者別人在臺子上拿裁判、貴人和帝王開心，沒有存心嫌棄；所以，真正的女才子，看見可笑的婦女把她們模仿壞了，儘可以不必生氣。不過最後，我前頭說過，人家不給我時間呼吸，德·呂納 (De Luynes) 先生要立刻就書裝釘好了：既然上帝要這樣做，就這樣去罷。

① 諺語是：「這個女人在燭光之下美，但是日光一照就完了。」(Cette femme est belle à la chandelle, mais le jour gâche tout.)

② 布爾廟即布爾廟小宮 (Petit-Bourbon)，其間的舞臺經常在演意大利喜劇，莫里哀的劇團回到巴黎，每星期轉租四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與星期六，都不算好日子）公演。
王宮 (Palais Royal) 原為主教府，書廊左右多是書肆與時裝店。印行「可笑的女才子」的

宗律德·呂納 (Guillaume de Luyne) 就在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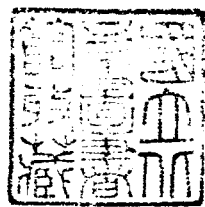
◎ 貴商附布 Ribou 弄到一本原稿「可笑的女才子」，在一六六〇年一月十二日請得版權，

莫里哀聽說，便立即把劇本文交給德·呂納付印，在一月二十九日出書。

◎ 喜劇的醫生 (Docteur) 和隊長 (Capitan) 是意大利喜劇的典型人物，前者愚妄而後者好吹牛。附勿爾 (Trivelin) 原來是一位演員，後來成爲他所演的角色的通稱，意大利喜劇裏面流行的雞蛋糕差。

※

可笑的女才子



人物：

拉·格朗吉

都·克瓦西

被冷落的情人。

高爾吉畢 良善的市民。

瑪德隆 高爾吉畢的女兒

可笑的才子。

喀·挑 高爾吉畢的姪女

瑪羅特 可笑的女才子的使女。

阿芒騷爾 可笑的女才子的跟班。

馬斯喀芮葉侯爵 拉·格朗吉的聽差。

姚得萊子爵 都·克瓦西的聽差。

兩個轎伕

女鄰居

提琴手

第一場 拉·格朗吉，都·克瓦西。

都·克瓦西 拉·格朗吉……

拉·格朗吉 什麼事？

都·克瓦西 看着我，別笑。

拉·格朗吉 怎麼樣？

都·克瓦西 你對我們這禮拜有什麼感想？你覺得很滿意？

拉·格朗吉 就你看來，我們兩個人有理由滿足？

都·克瓦西 說真的，不就很滿意。

拉·格朗吉 我嘍，老實對你說了罷，我覺得豈有此理。你倒說呀，誰從來見過兩個外省

丫頭比這兩個額頭骨高的？誰從來見過兩個男人受人輕視甚於我們的？她們簡直拿不定主意叫人給我們端個座兒。我從來沒見過像她們那樣直咬耳朵，直打呵欠，直揉眼睛，直問：「幾點鐘啦」的。我們好不容易跟她們說句話了，可她們回答聲是，回答

聲不來的？最後，你承認不承認，就算我們是世上頂下賤的人，有誰待我們比她們待我們更不像話的？

都·克瓦西 我覺得你很介意這件事。

拉·格朗吉 那是我介意，她們盛氣凌人，看我不要報復她們一下子的。我明白是什麼叫她們看不起我們。風雅空氣不僅僅在巴黎傳染，也散到了外省，我們這兩位可笑的姑娘吸了不少進去。總之，她們是一種風雅和風流的混合物。我清楚要她們歡迎得是什麼樣兒人；假如你聽我的主意，我們兩個人使一個詭計，要她們看看自己的愚蠢，還可以教訓教訓她們，怎麼樣區別一下她們的客人。

都·克瓦西 該怎麼做呢？

拉·格朗吉 我有一個聽差，叫馬斯喀芮葉，依照許多人的意見，可以冒充才子；因為現在沒有比才子再廉價的了。他纔叫狂，一心一意想做貴人。他平常拿風度和詩詞對人炫耀，蔑視別的聽差，甚至於把他們叫做俗人。

都·克瓦西 好！你要他怎麼樣？

拉·格朗吉 我要他怎麼樣？要他……不過，我們先離開這兒。

第二場 高爾吉畢，都·克瓦西，拉·格朗吉。

高爾吉畢 好呀！你們見過我姪女和我女兒囉：事情有進展嗎？拜望的結果怎麼樣？

拉·格朗吉 這件事呀，你問她們比問我們好。我們所能告訴你的，就是你賞我們臉，我們謝謝你，我們告辭了。

都·克瓦西 告辭了。

高爾吉畢（一個人） 噫，他們走開這兒，像挺不高興。什麼緣故他們不滿意？我得搞搞清楚。喂！

第二場 瑪羅特，高爾吉畢。

瑪羅特 老爺，做什麼？

高爾吉畢 小姐們在哪兒？

瑪羅特 在她們的繡房。

高爾吉畢 在幹什麼？

瑪羅特 做嚼唇兒油。

高爾吉畢 簡直油個沒了。叫她們下來。

第四場 高爾吉畢（一個人）。

高爾吉畢 這兩個死丫頭，油來油去，我怕，有意要把我坑了。我到處看見的是雞蛋清，香水，上千我搞不清楚的鬼東西。自從我們住到這兒以來，她們用了至少彙十二條豬的肥油，有四個聽差每天靠着她們用過的羊羴過活。

第五場 瑪德隆，喀桃，高爾吉畢。

高爾吉畢 花了那麼多錢給你們臉上抹油，可真有你們的！說給我聽，你們怎麼樣招待那兩位先生的？我看見他們走出去，非常冷淡。我不是吩咐你們，我想他們做女婿，要你們好好兒招待來的？

瑪德隆 父親，你怎麼好要我們敬重這兩位不合規矩的作法？

喀桃 叔父，像他們那種人，一個女孩子，只要有一點點理性，怎麼能夠合得來？

高爾吉畢 你們嫌他們什麼地方不對？

瑪德隆 他們那叫什麼風度喲！真是的！一開腔就是婚姻不婚姻的！

高爾吉畢 你們要他們怎麼開腔？難道他們這種作法，對你們對我不是一種恭維？還有比

這更顯得懇切的？他們說起這種神聖的結合，不正表示他們心地清白？

瑪德隆 啊！父親，你說的話真是俗到了不能夠再俗的地步！聽你這樣講話，我先臉紅，

你甭當學學宮裏的樣子。

高爾吉畢 我用不着樣子，也用不着模子。我告訴你，婚姻是一件神聖事，正經人先打

這兒做起。

瑪德隆 我的上帝！人人要是像你呀，一本小說很快就結束啦！席呂斯開頭就娶老達娜，

阿龍斯順順當當就跟克萊莉成了親，簡直糟啦。

高爾吉畢 這孩子對我說些什麼？

瑪德隆 父親，沒有經過別的风险，婚姻就永遠不應當發生，不單是我這樣講，妹妹也要

對你這樣講的。一個情人想討人歡喜，必須懂得怎麼樣表現美態的情緒，怎麼樣說出

甜蜜，溫柔，熱烈的情話，求婚必須依照規矩辦理。首先，他應當到教堂，或者散步的地方，或者在什麼公共儀式的場合，去看他心愛的女郎；再不然呀，父母或者朋友偶然把他帶到她那邊，出來的時候，就是憂鬱和心事沈沈的模樣。足有一時，他瞞住心愛的女郎，不說出他的熱情，同時好幾次拜訪她，想法子提出一個愛情問題，考驗一下聚會的人們的才情。求婚的日子到了，平常應當到花園什麼的一個幽徑去做，同時人離的有點點遠；緊接着求婚就是發怒，拿我們害羞做表示，足足一時，不許情人到我們面前來。隨後，他想方法平住我們的氣，讓我們不知不覺地習慣於他的熱情的講解，好不容易探出我們那句難以出口的口供。之後，風險來了：情敵出面攔阻他們的相愛，父親迫害，由誤會而起的妒忌，抱怨，失望，私奔和後果。這纔是處理這類事的真正方式，真正作愛也不可能丟開這些規則不管。可是赤裸裸就一下子談到夫婦的結合，作愛也就是簽訂婚約，簡直是拿小說倒過來寫；說真的，父親，沒有比這種作法再粗野的啦；我往這上頭僅僅一想就會噁心的。

高爾吉畢 我聽見了些什麼怪話？想必這就是高貴的風格。

喀桃 說真的，叔父，姐姐的話一語中的。跟婦女來往，不照章程，你拿什麼好兒去招待他們！我敢打賭，他們就從來沒有見過感情圖，愛箋，細心，小札，情詩，全是他

們不知道的地方。你不看見他們渾身上下顯着愚昧，儀態不一下子就啓人好感？說是來做愛情的拜訪，腿不紮花邊，帽子解除了羽毛，頭髮不整齊，衣服顯出帶子的貧乏！……我的上帝！這是什麼樣兒情人啲！什麼樣兒裝梳的素淡，什麼樣兒談吐的枯燥啲！人就受不了，人就看不下去。我還注意到，他們的領花不是上等裁縫的出品，他們的褲子不夠寬，足欠半尺。

高爾吉畢 我想兩個孩子全瘋了，胡言亂語，我沒一句聽得懂。喀桃，還有你，瑪德隆……

瑪德隆 哎！求你啦，父親，就取消了這些怪名子罷！換個名子稱呼我們。

高爾吉畢 怎麼，這些怪名子？牠們不是你們受洗禮的名子？

瑪德隆 我的上帝！你多俗氣啲！單就我來說，我的驚奇之一，就是，你怎麼會養出我這樣兒一個絕頂聰明的女兒來。誰從來通過考究的風格在談喀桃，或者瑪德隆？難道你就不承認，兩個名子只要有那麼一個，最好的小說也會挨罵？

喀桃 真的，叔父，耳朵有點兒修養的人，聽見人喊這些名子，簡直是狂亂般的痛苦。包麗克塞娜這個名子，妹妹選的，阿曼特這個名子，我給自己挑的，那纔美，你也一定會同意的。

高爾吉畢 聽我講：也就是一句話。你們的名子，除掉你們的義父義母爲你們取的以外，別的我全不認帳。至於我們談到的兩位先生，我清楚他們的家庭，他們的財產，我全定了主意要你們把他們當丈夫看待。我擔待你們也擔待得厭透了，厭透了，像我這個歲數的人，管兩個女孩子，擔子有點兒太重。

喀桃 就我來說，叔父，我能夠對你講的，就是，我覺得結婚是一件可怕的事。一個男人精赤條條的，怎麼可以想到在旁邊睡覺的？

瑪德隆 我們纔到巴黎，答應我們在上等社會呼吸呼吸空氣。讓我們在閒暇之中完成我們的小說的組織，別就逼着一下子把結論做出來。

高爾吉畢（旁白）不必懷疑，她們完全瘋啦。（高聲）我再說一遍，這些瞎三話四我聽不懂；我得做主；廢話統統攔開，你們兩個孩子不在最近結婚，我的天！就做媒妁修行去，我賭咒啦。

第十六場 喀桃，瑪德隆。

喀桃 我的上帝！親愛的，看你父親的精神是怎樣深深陷在物質之中喲！他的悟性多低，

他的靈魂是怎樣一片大的黑淵呀！

瑪德隆 親愛的，你要怎麼着？我簡直替他難受。我幾幾乎不能夠說服自己我會真是他的

女兒，我相信我會有一天遭到什麼奇遇，發見自己的身世更高。

喀桃 我完全相信；是的，太可能了；就我來說，我一端相自己呀……

第七場 瑪羅特，喀桃，瑪德隆。

瑪羅特 那邊有一個跟班兒問你們在家不在家，說他的主人要看你們來。

瑪德隆 蠢東西，學着把話說的少槍俗點兒。要說：「那邊有一個下人問你們有沒有方便

見客。」

瑪羅特 算啦，我不懂拉丁，也不像你們，唸過那本偉大的席爾的子學。

瑪德隆 渾帳！受你這個！他是誰，這個跟班兒的主人？

瑪羅特 他告訴我是馬斯喀茵葉侯爵。

瑪德隆 啊！親愛的！一位侯爵！可不，去講我們可以接見。他一定是一位才子，聽見誰

講起我們的。

喀桃 一定啦，親愛的。

瑪德隆 我們應該在這兒大廳接見他，比我們的房間好。我們少說也得理理頭髮，維繫一下我們的名譽。快，到裏頭給我們牽着美之顧問。

瑪羅特 我的天！我搞不清那是什麼畜牲；你們要我聽得懂呀，得講人話。

喀桃 沒知識的東西，給我們拿鏡子來，當心別讓你的容貌的交接把鏡子弄髒了。

【她們下。

第八場 馬斯喀芮葉，兩個驕伙。

馬斯喀芮葉 喂！驕伙，喂！得，得，得，得，得。我看這兩個壞蛋東碰牆，西碰地，有意把我摔傷了嘍。

第一個驕伙 媽的，倒不怪門窄！你要我們一直撐到這裏的。

馬斯喀芮葉 我沒錯。難道你們，死鬼，要我把我的肥美之羽毛丟給雨季之嚴酷，把我的鞋印在泥裏？好啦，把驕子擡走。

第二個驕伙 老爺，請，驕錢。

馬斯喀芮葉 噫？

第二個轎伕 我說，老爺，請，給我們錢。

馬斯喀芮葉 （打他一記耳光）怎麼，流氓！問我這樣兒一位貴人要錢！

第二個轎伕 你就拿這給窮人？難道你的身份有飯給我們吃？

馬斯喀芮葉 啊！啊！我要教訓教訓你們認認自己！兩個賴皮敢當面折我！

第一個轎伕 （舉起一根轎槓）快，給我們錢。

馬斯喀芮葉 什麼？

第一個轎伕 我說，我馬上要錢。

馬斯喀芮葉 他倒懂事。

第一個轎伕 那麼快給。

馬斯喀芮葉 哎！你這人說話，就通情達理；可是另一個纔流氓，就不知道他說些什麼。

瞧，你滿意了罷？

第一個轎伕 不，我不滿意；你打過我的夥伴兒一記耳光……

【他舉起槓子。

馬斯喀芮葉 慢點兒；瞧，這爲那記耳光。一個人只要講禮行，問我要什麼有什麼。去

罷，回頭來，把我牽到虛福寢宮，去參加就寢典禮。

第十九場 瑪羅特，馬斯喀芮葉。

瑪羅特 先生，小姐們這就來。

馬斯喀芮葉 她們不必急；我在這兒等她們，方便地。

瑪羅特 她們來啦。

第十場 瑪德隆，喀桃，馬斯喀芮葉，阿芒騷爾。

馬斯喀芮葉（致敬之後）小姐們，敝人不揣冒昧，特來拜訪，不用說，你們覺得奇怪；

不過，引起你們這種麻煩的，是你們自己的名聲；對於我，價值具有非常魔力，我跟

着牠到處奔波。

瑪德隆 假如你追逐價值，你就不該到我們這裏行獵。

喀桃 要在舍下看到價值，必須你把牠帶來。

馬斯喀芮葉 啊！我反駁你們的語言。名譽談到你們的身價，說的正是實情；在巴黎交際場上，保險你們全吃虧。

瑪德隆 客氣讓你有點兒過分慷慨於牠的恭維；妹妹和我不敢斗膽就信任你的譽揚的甜蜜。

喀桃 親愛的，應當端座兒來。

瑪德隆 喂！阿芒騷爾。

阿芒騷爾 小姐。

瑪德隆 快，把談話之利器給我們運來。

馬斯喀芮葉 不過，至少，我在這兒安全？

【阿芒騷爾下。

喀桃 你怕什麼？

馬斯喀芮葉 竊盜我的心，暗殺我的自由。我看見眼睛活像一對極淘氣的孩子，冷不防攻打自由，並且虐待一個心靈。怎麼，魔鬼！你往前湊近，牠們倒準備好了屠殺？

啊！我的天，我不敢輕於置信！我逃之夭夭，要不然呀，我要牠們不傷害我的確實保證。

瑪德隆 親愛的，他是一位有風趣的人物。

喀桃 我看他簡直是阿米喀爾[Ⓔ]。

瑪德隆 別怕：我們的眼睛沒有惡意，你的心可以安全睡眠於牠們的善良。

喀桃 可是，先生，這張椅子朝你伸胳膊伸了有一刻鐘，請你不要拒牠於千里之外，滿足一下牠吻抱你的情意。

瑪斯喀芮葉（梳過頭，理過腿上的花邊）[Ⓕ]好呀！小姐們，你們覺得巴黎怎麼樣？

瑪德隆 唉！我們有什麼好說呢？不承認巴黎是大寶庫，賞鑑，才情和風流的中心，等於站在理性的對面。

瑪斯喀芮葉 就我來說，我認爲除去巴黎，就沒有正經人立腳的地點。

喀桃 這是一種不可抗辯的真理。

瑪斯喀芮葉 爛污泥雖說有，我們有轎子坐。

瑪德隆 真的，對付泥濘和惡劣天氣的凌辱，轎子是一種神妙的保障。

瑪斯喀芮葉 你們的客人多嗎？你們的才子有誰？

瑪德隆 唉！我們還不怎麼有名；不過我們希望也就快了；我們有位要好的朋友，答應我們把詩選集的先生們全帶到這裏來。

喀桃 另外還有些人來，人家對我們講，都是藝術界的最高權威。

馬斯喀茵葉 你們的事交我辦，勝過任何人；他們全來看我；我可以說，我起牀的時候，總有六七位才子作伴。

瑪德隆 噫！我的上帝！假如你助我們一臂之力，我們感激你將無言可表；因為，說到最後，假如一個人想進上等社會，必須全部認識這些位先生。名譽在巴黎是他們激揚起來的，那怕你是什麼本事也沒有，只要你常和他們來往，你就有了當行的名聲。可是，就我來說，我特別認為重要的是，一個人可以靠着這種精神活動的拜訪學到種種必須知道的東西。組成一位才子的主要成分全靠這些東西。人在這裏天天聽到風流小掌故，散文和詩的美妙交流。一個人可以準時知道：「某某男士就某一主題寫下最好的文章；某某女士照某一曲譜填字；這一位因為歡樂寫了一首短歌；那一位因為情婦不忠心寫了些哀歌」；某先生昨天夜晚獻一首六行詩給某夫人，某夫人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把答覆給他；某一作家擬了某一大綱；一位把小說寫到第三部；另一位正在拿作品付印。」這提高你在社會的身份，假如一個人不知道這些事情，才情再大，我也看不上眼。

喀桃 說實話，我覺得一個人自命不凡，然而連每天出現的最短的四行詩也不知道，真是

可笑到了極點：就我來說，有些新東西我沒有看到，假如有人問我看到沒有，我真會羞死了的。

馬斯喀芮葉 不在最先知道，的確可羞；不過，你們不必難受：我想在府上設一個才子學院，我可以答應你們，只要巴黎有人寫半行詩，在你們沒有嗜下來以前，別人全不知道。就我本人來說，你們看得出來，我一高興也寫兩首玩玩；你們會看見二百首歌，同樣多的十四行詩，四百首諷刺小詩，一千多首短歌，全是我作的，在巴黎的沙龍飛來飛去，還不算那些謎語和畫像[Ⓔ]。

瑪德隆 我對你講真話，我愛瘋了那些畫像；我看沒有東西比這更傳情的了。

馬斯喀芮葉 畫像最難，要大手筆：我寫出來的，你們將來看好了，你們不會不喜歡的。

喀桃 就我來說，我愛極了那些謎語。

馬斯喀芮葉 這練習才情，我今天早晨還作了四個，回頭我給你們猜。

瑪德隆 短歌安排好了的話，也很可愛。

馬斯喀芮葉 這是我特有的才分；我正在拿全部羅馬史放在短歌裏頭。

瑪德隆 啊！可不得了，一定美到極點啦；假如你付印的話，我起碼也要留一本。

馬斯喀芮葉 我答應每人送你們一本，最好的裝釘。這降低我的身份[Ⓕ]，不過書店老闆

纏住我不放，我也就是送給他們賺幾文罷了。

瑪德隆 看見自己的書印出來，我想一定很開心。

馬斯喀芮葉 還用說。不過，說到這裏，我想起昨天我拜望一位公爵夫人，她是我的朋友，我臨時寫了一首即興詩，我不妨讀給你們聽聽；因為我寫即興詩，最最拿手。

喀桃 即興詩正是才情的試金石。

馬斯喀芮葉 聽好了。

瑪德隆 我們在誠心誠意地聽。

馬斯喀芮葉

噢！噢！我不留心：

我望着你，想不到我會倒楣，

你的眼睛悄悄扒去我的心，

捉賊！捉賊！捉賊！捉賊！

喀桃 啊！我的上帝！言情言到這種地步，簡直妙不可言！

馬斯喀芮葉 我的東西水到渠成，不見一點書呆子氣。

瑪德隆 這之間有兩千多哩的距離。

瑪斯喀茵葉 你們注意到開始，「噢！噢！」了沒有？「噢！噢！」真了不起。好像一個

人忽然想到了什麼，「噢！噢！」於是一驚：「噢！噢！」

瑪德隆 是的，我覺得好透了這「噢！噢！」

瑪斯喀茵葉 這似乎不算什麼。

喀桃 啊！我的上帝！你說到哪裏去了？這類東西就是有錢也買不到。

瑪德隆 還用說；我不寫一首史詩，寧可寫這「噢！噢！」

瑪斯喀茵葉 不易！你有欣賞力。

瑪德隆 哎！我的欣賞力壞不到哪裏去。

瑪斯喀茵葉 可你們不也讚美「我不留心」？「我不留心」，我沒有分心到這上頭；「我

不留心」，說法兒自然。「想不到我會倒楣」，天真地，沒有惡意地，像一隻可憐的

綿羊，「我望着你」，這就是說，我在端相你，我在觀看你，我在注目你；「你的眼

睛悄悄……」你們覺得「悄悄」這兩個字怎麼樣？不選得挺好？

喀桃 真好。

瑪斯喀茵葉 「悄悄」，偷偷地；好像是一隻貓繯捉住一隻老鼠，「悄悄」！

瑪德隆 好到無以再好。

馬斯喀芮葉 「扒去我的心」，把牠拿走了，把牠搶走了。「捉賊！捉賊！捉賊！捉賊！」
你們不覺得是一個人，在嚷嚷，追趕一個小賊，叫人把他逮住？「捉賊！捉賊！捉賊！」

瑪德隆 我必須承認，這種安排又聰明，又傳情。

馬斯喀芮葉 我要唱給你們聽聽，我譜的曲子。

喀桃 你懂音樂？

馬斯喀芮葉 我？一竅不通。

喀桃 那怎麼可以？

馬斯喀芮葉 貴人是永遠什麼也不必學就全知道。

瑪德隆 （向喀桃）當然囉，親愛的。

馬斯喀芮葉 你們聽聽，看喜歡不喜歡這個歌兒：「噫，噫，拉，拉，拉，拉，拉。」
節的酷奇非常傷害我的聲音的清切；不過，沒有關係，這是自由式。

「他唱。」

喀桃 啊！這歌兒多熱烈！誰聽了不愛死？

瑪德隆 裏頭有半音階^①，所以好聽。

馬斯喀芮葉 你們不覺得思想完全在歌兒裏頭表現出來？「捉賊！……」隨後，好像大聲在喊：「捉，捉，捉，捉，捉，捉賊！」忽然，就像一個人喘氣，「捉賊！」

瑪德隆 這纔叫領會高深的學問，真正高深，高深而又高深。此曲只應天上有，我對你說
了罷；歌兒，詞兒，我全愛。

喀桃 我還沒有見過這樣好的東西。

馬斯喀芮葉 我寫東西，自自然然，絲毫不費氣力。

瑪德隆 自然待你，真像一位溺愛不明的慈母，你是牠縱壞了的孩子。

馬斯喀芮葉 你們拿什麼消遣時間？

喀桃 什麼也沒有。

瑪德隆 我到現在為止，我們在娛樂方面遭到可怕的貧乏。

馬斯喀芮葉 我希望在最近選一天陪你們到劇院去，假如你們願意的話；他們一上新戲，

我非常喜歡我們一同去看。

瑪德隆 這不在拒絕之列。

馬斯喀芮葉 可是到了那邊，我要求你們照規矩喝采；因為我答應人家捧場來的，今天早晨作者還來求過我。這是我們做貴人的習慣，作者來讀一下他們的新戲，希望我們說

牠們好話，給牠們製造名譽；你們不妨想好了，我們貴人一有表示，池座[⊕]兒哪裏敢喘氣！就我來說，一向說到作到；我答應下什麼詩人了，蠟燭沒有點以前，我就去喊：「真好！」

瑪德隆 你不必講下去了，巴黎纔叫一個好地方；每天有千百新鮮花樣兒，人在外省就不知道，不管你才學多高。

喀桃 夠啦；我們既然知道，當然要盡我們的責任，只要大家說好，我們一定照規矩喝采。

馬斯喀芮葉 我不知道我不是錯；不過看樣子，你們都像寫過喜劇。

瑪德隆 噫！可能像你講的有點兒什麼罷。

馬斯喀芮葉 啊！我的天！那說什麼我們也得看看。不瞞你們說，我寫了一齣，我還要上演。

喀桃 噫！你拿牠交給哪些演員演？

馬斯喀芮葉 還用問！大演員[⊕]；只有他們能夠把戲演好；別的就沒有知識了，讀詞兒

跟說話一樣，不知道把詩句讀響亮，也不知道在美麗的地方停頓；假如演員不在這裏停頓，不在這裏警告我們大聲喊好，還有方法認識什麼地方是美麗的詩詞？

喀桃 說實話，叫觀衆感到作品的美麗，這是一種方法：你給他什麼價值，牠有什麼價值。

馬斯喀芮葉 你們覺得我的繆子①②③怎麼樣？你們看跟我的衣服相襯嗎？

喀桃 十分相襯。

馬斯喀芮葉 帶子也選得好。

瑪德隆 非常之好。真正的派耳摩絨④⑤。

馬斯喀芮葉 你們覺得我腿上的花邊怎麼樣？

瑪德隆 時髦的不得了。

馬斯喀芮葉 我至少可以誇口，牠們比別人腿上的要寬四分之一歐⑥⑦。

瑪德隆 我必須承認，我從來沒有見過衣著這樣考究。

馬斯喀芮葉 你們不妨湊近嗅嗅，聞聞這對手套。

瑪德隆 味道好極啦。

喀桃 我從來沒有聞過一種更好的香味兒。

馬斯喀芮葉 還有這個？

瑪德隆 名貴極了；吸進去，舒服得很。

馬斯喀茵葉 你們一句話也沒有說起我的羽翎！你們覺得怎麼樣？

喀桃 美的不得了。

馬斯喀茵葉 一根花我一個金路易⊙⊙，你們知道嗎？就我來說，我平常熱心搜求最美的物事，簡直成了我的癖好。

瑪德隆 我告訴你，我們，你和我，處處有同感；我對自己的衣著發瘋般地考究；甚至於我的襯襪，不是上等裁縫的貨色，我就不肯穿。

馬斯喀茵葉（忽然囔了起來）啊噫！啊噫！慢着。我毀了！小姐們，你們待我心太狠了；我得埋怨你們；這不公平道。

喀桃 什麼事？你怎麼啦？

馬斯喀茵葉 什麼！兩個人進攻我的心，而且同時！左右夾攻！啊！這不合法；雙方實力不等；我要喊暗殺啦。

喀桃 我們必須承認，他的談吐方式與衆不同。

瑪德隆 他的精神活潑極了。

喀桃 你的畏懼比痛苦多，你的心沒有受傷，就在喊了。

馬斯喀芮葉 怎麼，魔鬼！從頭到腳是傷。

第十一場 瑪羅特，馬斯喀芮葉，喀桃，瑪德隆。

瑪羅特 小姐，有人要看你。

瑪德隆 誰？

瑪羅特 姚得萊子爵。

馬斯喀芮葉 姚得萊子爵？

瑪羅特 是，先生。

喀桃 你認識他？

馬斯喀芮葉 我最好的朋友。

瑪德隆 快請進來。

馬斯喀芮葉 我們彼此長久沒有見面了，想不到在這裏相會，我很開心。

喀桃 他來啦。

第十二場

姚得萊，馬斯喀芮葉，喀桃，瑪德隆，瑪羅特，阿老瑟爾。

馬斯喀芮葉 啊！子爵！

姚得萊 （互相吻抱）啊！侯爵！

馬斯喀芮葉 遇見你，我真高興！

姚得萊 看見你在這裏，我真歡喜！

馬斯喀芮葉 我求你，再吻吻我。

瑪德隆 （向喀桃）親愛的，我們開始有名望啦：上等人一位一位都看我們來啦。

馬斯喀芮葉 小姐們，允許我給你們介紹這位貴人：我以名譽作證，他夠資格和你們來往。

姚得萊 你們應當有的敬禮，我來奉還，也就是公道而已；任何人看見你們，都有納貢獻寶的義務。

瑪德隆 你把禮貌推展到恭維的最後限度。

喀桃 今天應當做爲幸福日，寫在我們的曆書。

瑪德隆（向阿七駭爾）看，小夥計，一件事總得人家三番四次地對你講？你就看不出
來，椅子得多加一張？

馬斯喀芮葉 子爵這樣，你們看着別奇怪；他新近害了一場病，所以你們看見，臉纔發
青①。

姚得萊 這是在宮庭守夜和作戰疲勞的結果。

馬斯喀芮葉 你們不知道，小姐們，子爵是本世紀勇士之一？他是一位曠古絕今的英雄。

姚得萊 候爵，你在這方面並不輸給我；我們知道你的作爲。

馬斯喀芮葉 我們的確併肩作戰來的。

姚得萊 那地方纔叫熱。

馬斯喀芮葉（看着喀桃和瑪德隆）是的，可是沒有這地方熱。嗒，嗒，嗒。

姚得萊 我們在軍隊相識，第一次見面，他在馬耳特的軍艦帶着一隊騎兵②。

馬斯喀芮葉 的確是；可是在我來以前，你早已擔任軍職了；記得我還是一名下級軍官，

你已經在指揮兩千匹馬。

姚得萊 戰爭是好的；不過，我的天！政府今天報酬我們這類官員也太菲薄了。

馬斯喀芮葉 爲了這個，我要把劍置之高閣。

喀桃 就我來說，我對軍人一向就有好感。

瑪德隆 我也愛他們；不過，我要勇敢裏頭帶着才情。

馬斯喀芮葉 子爵，你記得阿辣司之圍^①，我們把敵人的半月形防線奪過來嗎？

姚得萊 半月形，你這是什麼意思？是一個整個兒月亮呀。

馬斯喀芮葉 我想是你對。

姚得萊 像活，我是記得牢！我的腿中了一顆手榴彈，現在傷痕還在。請你們摸摸看：你

們就明白是什麼樣兒傷了。

喀桃 （摸過之後）真的，疤挺大。

馬斯喀芮葉 拿你的手給我，摸摸這兒看：就在這兒，腦袋後頭。摸着了沒有？

瑪德隆 是的：我覺得點兒東西。

馬斯喀芮葉 這是我上次作戰，受的一槍銹子。

姚得萊 （敲出他的胸脯）這是攻打格辣如林^②我挨的一槍，穿了個透。

馬斯喀芮葉 （手放在他的褲紐上）我給你們看一個厲害傷口。

瑪德隆 用不着：我們不看也相信。

馬斯喀芮葉 這都是光榮的徵記，表示爲人。

喀桃 我們相信你們爲人。

馬斯喀芮葉 子爵，你的馬車在嗎？

姚得萊 幹什麼？

馬斯喀芮葉 我們陪兩位小姐到郊外散散步，用用點心。

瑪德隆 我們今天不好出去。

馬斯喀芮葉 那麼，叫提琴手來跳舞罷。

姚得萊 我的天！好主意。

瑪德隆 這，我們同意；不過，那就得多來幾位纔成。

馬斯喀芮葉 喂！香檳人，皮喀狄人，布爾高涅人，喀司喀賴，巴司克人，拉·外爾杜

爾，勞藥人，淺羅忘司人，拉·維奧萊特！^① 這些跟班全哪裏去啦！我想全法蘭

西，貴人沒有比我更欠人伺候的啦。這些渾帳東西永遠留下我一個人不管。

瑪德隆 阿芒薩爾，告訴先生的跟隨去找提琴手來，再叫附近男女來充實一下我們舞會的

寂寞。

【阿芒薩爾下。

馬斯喀芮葉 子爵，你覺得眼睛^②怎麼樣？

姚得萊 可是你自己看，候爵，你看怎麼樣？

馬斯喀芮葉 我癡，我猜想我們的自由不可能好好兒離開這裏。至少，就我來說，我感到奇怪的打擊，心也就是一根絲線牽着。

瑪德隆 他說起話來有多自然呀！他把話編排的再相宜不過了。

喀桃 真的，他精神上的花消大極了。

馬斯喀芮葉 爲了向你們表白我心誠，我要就這個即興一番。

喀桃 瞎！我全心全意求你即興一下，讓我們也聽聽人家爲我們寫的作品。

姚得萊 我買想也來一首；不過，前些日子我放了大量的血，我發見我的詩意^①受了一

點傷。

馬斯喀芮葉 像活怎麼的啦！頭一行詩我總做得好；可是以後就把我難住了。我的天！這

太倉卒了點兒；我回去在閒暇之中爲你們即興一首，你們會看到最美的詩的。

姚得萊 他的才情有魔鬼般豐盈。

瑪德隆 富於情意，善於表現。

馬斯喀芮葉 子爵，告訴我，你最近一次看見伯爵夫人在什麼時候？

姚得萊 我有三個多星期不去拜望她了。

馬斯喀茵葉 你知道嗎？公爵今天早晨來看我，想約我下鄉去獵公鹿。
瑪德隆 我們的朋友來啦。

第十二場

呂席勒，賽莉麥娜，喀桃，瑪德隆，姚得萊，馬斯喀茵葉，
瑪羅特，阿芒騷爾，提琴手。

瑪德隆 我的上帝！親愛的，我請你們原諒。這兩位先生高興拿足之靈魂^①給我們玩，
我們叫人請你們來填補一下我們的集會的空虛。

呂席勒 我們太承情了。

馬斯喀茵葉 這不過是一個臨時跳舞會；不過，我們不久會照規矩舉行一個的。提琴手全
來了嗎？

阿芒騷爾 是，先生，他們來了。

喀桃 來罷，親愛的，站好。

馬斯喀茵葉（彷彿引子，先一個人舞）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瑪德隆 他的身段真叫好。

喀桃 跳舞的姿態美極了。

馬斯喀芮葉（挽住瑪德隆跳舞）我的自由和我的腳同樣要跳流行舞。拍子，提琴手，拍子。噢！真笨！就沒有法子伴提琴跳舞。鬼抓了你們去！你們就不能夠照拍子拉嗎？

拉，拉，拉，拉，拉，拉。穩住，噢，鄉下提琴手！

姚得萊（隨即也在跳舞）喂！別把拍子拉的那麼急；我纔病好㊸。

第十四場

都·克瓦西，拉·格朗吉，喀桃，瑪德隆，呂席勒，賽莉麥娜，姚得萊，馬斯喀芮葉，瑪羅特，提琴手。

拉·格朗吉（握着一根棍）啊！啊！流氓！你們在這兒幹什麼？我們找你們找了三個時辰。

馬斯喀芮葉（挨打）啊噫！啊噫！啊噫！你就沒對我講還有棍子要挨。

姚得萊 啊噫！啊噫！啊噫！

拉·格朗吉 下流東西，想做上等人，你們嚐嚐看。

都·克瓦西 差教訓教訓你們，認清自己。

【他們下。

第十五場

喀桃，瑪德隆，呂席勒，賽莉麥娜，馬斯喀芮葉，姚得萊，
瑪羅特，提琴手。

瑪德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姚得萊 這是打的一個賭。

喀桃 什麼！由人家毒打一頓！

馬斯喀芮葉 我的上帝！我方纔故意裝着自己不注意；因為，性子暴，我會鬧了起來的。

瑪德隆 受人家這種羞辱，當着我們的面！

馬斯喀芮葉 沒有什麼：隨他們去。我們早就相熟；朋友不為這一點點小事翻臉的。

第十六場

都·克瓦西，拉·格朗吉，瑪德隆，喀桃，賽莉麥娜，呂席勒，馬斯喀芮葉，姚得萊，瑪羅特，提琴手。

拉·格朗吉 傢伙！渾蛋，我講給你們聽，你們笑我們呀，不成。進來，各位。

【三四個鐘頭上。

瑪德隆 你們到我們家裏這樣搗亂，是什麼道理？

都·克瓦西 怎麼！小姐們，我們忍受人家招待我們的跟班比招待我們自己好？他們花我們的錢，對你們作愛，爲你們開跳舞會？

瑪德隆 你們的跟班？

拉·格朗吉 是的，我們的跟班：你們這樣給我們把他們敗壞了，不漂亮，也不忠厚。

瑪德隆 噢，天呀！真渾帳！

拉·格朗吉 可是他們以後甯想再拿我們的服裝在你們面前顯赫；假如你們願意愛他們呀，像活！以後也只好爲他們的漂亮面孔。快，當場把他們剝了。

姚得萊 永別啦，我們的華貴衣服。

馬斯喀芮葉 侯爵和子爵就這麼送終啦。

都·克瓦西 啊！啊！流氓！你們居然吃我們的剩菜！我告訴你們，你們到別的地方找衣服，打扮給你們的美人兒看去。

拉·格朗吉 頂替我們，拿我們自己的衣服頂替我們，太難堪啦。

馬斯喀芮葉 噢，命運！你真善變！

都·克瓦西 快，全給我剝下來！

拉·格朗吉 快，把這些衣服全帶走。現在，小姐們，他們還了元，你們喜歡，儘管同他

們作愛作下去好了；你們有全部行動自由。我們向你們發誓，先生同我，我們決不如此。

第十七場

瑪德隆，喀桃，姚得萊，馬斯喀茵葉，提琴手。

喀桃 啊！真糟！

瑪德隆 我恨死了。

提琴手 (向侯爵)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怎麼辦，誰開發我們？

馬斯喀茵葉 問子爵。

提琴手 (向子爵) 誰給我們錢？

姚得萊 問侯爵。

第十八場

高爾吉畢，瑪德隆，喀桃，姚得萊，馬斯喀茵葉，提琴手。

高爾吉畢 啊！兩個賤人，我看，你們手夠了我們的臉；方纔出去的先生們，把醜事全講

給我聽了！

瑪德隆 啊！父親，他們要我們也要得太可惡了！

高爾吉畢 是的，可惡，可是，賤胚，誰叫你們胡鬧來的，這叫自食其果！你們待他們太壞，他們有不氣的？不過，話說回來，倒楣的還是我，得把恥辱咽下去。

瑪德隆 啊！我發誓，我們要報仇，要不然呀，我死也不甘心。你們：渾蛋，渾帳完了不夠，居然站在這兒不走？

馬斯喀芮葉 就這樣對待一位侯爵！這就叫做人情世故：原來愛我們的人，爲了一點點不幸，就正眼也不看我們一眼。走罷，夥伴，到別的地方碰運氣去；我看得出來，這地方愛的也就是虛榮浮表，決不看重赤裸裸的品格。

【兩個人下。

第十九場 高爾吉畢，瑪德隆，喀桃，提琴手。

提琴手 先生，我們拉了半天琴，他們走了，你得開發我們。

高爾吉畢 （打他們）是的，是的，我開發你們，這就是我要給你們的錢。至於你們，死

丫頭，我不知道什麼打住我，不照樣臭打你們一頓；我們眼看變成了人人的話柄，笑柄，這就是你們胡鬧的結果。賤人，去把你們藏起來罷；永遠藏起來罷，（一個入）至於你們，她們胡鬧的因由，套把戲，有閒人們的有毒素的娛樂，小說，詩詞，歌曲，十四行詩，十三行詩①②，全滾牠媽的蛋罷！

〔註〕

① 劇中人物多用演員的本名，例如拉·格蘭吉 (La Grange)，劇團的秘書兼會計，擅演少年公子；都·克瓦西 (Du Croisy)，姚得萊 (Jodellet)，在未加入劇團以前，就已經是一位有名的喜劇演員。三個女主角的名稱是三個女演員的簡寫。高爾吉畢 (Gorbins) 和馬斯喀芮葉 (Mascarille) 是莫里哀創造的喜劇典型人物，曾在初期好幾個劇本裏面出現。

② 「樣子」在原文是 air，可作「曲調」解，雙關語，所以「樣子」在原文是「歌兒」(chanson)。

③ 席呂斯 (Olympe) 和芒達娜 (Mardane) 是當時流行的長篇小說「偉大的席呂斯」的主要人物，全書十冊，一六四九年開始出版，一六五三年出齊。阿龍斯 (Arnone) 和克萊莉是長篇小說「克萊莉」的主要人物，全書十冊，一六五六年開始出版，一六六〇年出齊。作者均為斯居玳芮小姐。前者背景是波斯，後者是羅馬，人物影射的都是當時仕女。

④ 感情圖 (La Carte de Tendre) 合在小說「克萊莉」第二卷裏面，感情分為三流河，正中一道是喜愛，左是感激，右是尊敬，流入危險之海，此外抽象的分析變成村落，分布在河的兩岸，例如愛箋 (Billet-doux)，細心 (Petitssoins)，小札 (Billet-galants)，情詩 (Jolis-vers)，名目繁多，極其無聊。

⑤ 喀桃 (Cathos) 是喀特琳 (Catherine) 的暱稱，瑪德隆 (Magdelon) 是瑪德蘭 (Madeleine) 的暱稱。包羅克萊娜 (Loixène) 是古代希臘悲劇裏面一位公主的名字，但是阿曼特 (Aminte)，一個牧羊男子，是意大利詩人塔羅 (Tasso) 的一齣同名牧歌劇的主角人物，並非女人

名子。

- ◎ 自命風雅的人，往往說出一句話來，特別粗野。
- ◎ 「偉大的席爾」即「偉大的席爾哲」，使女無知，把席爾哲認為席爾(Cyrol)。「子學」原文做「哲學」，但被使女把音弄錯……*hologie*。
- ◎ 「就寢典禮」原文是「小宴」(*petit souper*)。法蘭西國王就寢，有一套繁文縟禮，能夠參加的大臣引為特殊榮譽。
- ◎ 原文是調牌的術語，這裏譯做「全吃」。
- ◎ 阿米摩爾(*Amilcar*)是小說「克萊莉」裏的一個有風趣的人物。
- ◎ 依照當時上等社會的規矩：「摘下右手的手套，取出一個梳子，牙張開，輕輕梳着頭髮。」
- ◎ 「短歌」在原文是「馬傑嘎耳」(*madrigal*)。「哀歌」在原文是「斯唐司」(*stances*)。
- ◎ 「諷刺小詩」在原文是「艾皮格辣穆」(*epigrammes*)。「畫像」(*portraits*)是一種外形或者人品的描述。
- ◎ 貴人在當時以寫作印書為辱。
- ◎ 「半音階」原文是 *chromatique*，音樂術語，當然被瑪德隆用錯了。
- ◎ 貴人不到池座裏面去，那是平民看戲的地方；貴人坐在舞臺上。莫里哀另外有一齣戲加以痛貶，極力譽揚「池座」。
- ◎ 所謂「大演員」，指的是布爾高涅劇院 (*L'Hotel de Bourgogne*)，以演悲劇知名，莫里哀譏笑他們的機械式的讀詞和演出，不止一次。
- ◎ 「襪子」(*petite oie*)是手套、帽子、襪子……上面的小裝飾。
- ◎ 派爾黎絨 (*Perdigeon*) 是一家時裝店。

- ④ 歐 (anne) 是一種古尺，合一又一八八折。原文備有「四分之一」(quarter)。
 ⑤ 路易 (Louis) 是一種古幣，值二十四法郎。
 ⑥ 姚得萊喜歡往臉上加粉，所以纔那樣解釋。子符通常扮成七十歲以上的人，鼻音重，拖腔，正和活潑的馬斯喀芮萊相反。
 ⑦ 軍艦上帶騎兵，怪語連天。馬耳特 (Malte) 是地中海的一座大島，在西西利之南，英國的殖民地。
 ⑧ 阿萊司 (Arras) 是巴黎之北的一個重要省會，先是西班牙人所據，一六四九年被法國人攻下，中經一六五四年之變，一六五九年終於永爲法國所有。
 ⑨ 格萊如林 (Gravelines) 是法蘭西北部濱海的一個省會，原屬西班牙，後歸法國。
 ⑩ 全是他假定的跟班，有的以地名，有的是綽號。
 ⑪ 指小姐們的「眼睛」。
 ⑫ 「詩意」在原文是「詩的厲害」(la veine poétique)，和「放重」連在一起，雙關語，就更可笑了。
 ⑬ 「足之靈魂」(l'âme des pieds)，意指提琴，領導舞蹈，故爾云云。
 ⑭ 馬斯喀芮萊不合拍子，姚得萊跟不上拍子，所以各有各的指摘。
 ⑮ 相傳姚得萊脫一件背心，又是一件，殿到最後，剩下一個廚師打扮，還向女人亂飛眼色。
 ⑯ 「十三行詩」在原文是 sonnettes，十四行詩的陰性。相傳詩人馬萊爾布 (M. Lherbe) 寫了一首十四行詩，不盡符合規律，有人加以指出，他回答：「不是 sonnet，也是 sonnette。」



改編或上演須經譯者同意

莫里哀劇集

李健吾譯

莫里哀是法蘭西語言為全世界提供出來的最偉大的現實前進的喜劇詩人。笑劇，諷刺喜劇，風俗喜劇，性格喜劇，歌舞喜劇，高喜劇……沒有一樣他不曾留下典型作品。從他出現以後，世界沒有一位喜劇家敢於誇口未受他的良好影響。

李健吾先生是中國現代有數的喜劇家，語言犀利，諷刺深刻，醇於歐洲文學，莫里哀由他翻譯過來，極其相宜。這在中國戲劇方面，文藝方面和翻譯方面，都說得上是一件大事。

這裏共總是十七齣喜劇傑作，代表莫翁喜劇各方面最高成就，亦即人類在喜劇方面留下的最大寶藏，共分上下兩輯，每輯八冊，每劇都有序文詳加解說，疑難處都有明白註釋。上輯原文全屬散文，下輯原文全屬韻文，現在先發售上輯八冊，名目如下：

- 一·可笑的女才子 定價〇·三〇
- 二·慕·璜 定價〇·四〇
- 三·屈打成醫 定價〇·三〇
- 四·喬治·當丹 定價〇·三〇
- 五·吝嗇鬼 定價〇·五〇
- 六·德·浦叟雅克先生 定價〇·四〇
- 七·向貴人看齊 定價〇·六〇
- 八·沒病找病 定價〇·七〇

開明書店印行



3.55
9-0